

卷第二百三十八 詭詐

劉龍子 郭純 王燧 唐同泰 胡延慶 朱前疑 寧王 安祿山 白鐵餘 李慶遠 劉玄佐 張祐 大安寺 王使君 劉崇龜 李延召 成都丐者 薛氏子 秦中子 李全皋 文處子

劉龍子 唐高宗時，有劉龍子妖言惑眾。作一金龍頭藏袖中，以羊腸盛蜜水，繞擊之。每聚眾，出龍頭，言聖龍吐水，飲之百病皆差。遂轉羊腸水於龍口中出，與人飲之，皆罔雲病癒。施捨無數。遂起逆謀，事發逃竄。捕訪擒獲，斬之於市，並其黨十餘人。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郭純

東海孝子郭純喪母，每哭則群鳥大集。使檢有實，旌表門閭。後訊，乃是孝子每哭，即撒餅於地，群鳥爭來食之。其後數如此，鳥聞哭聲以為度，莫不競湊。非有靈也。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王燧

河東孝子王燧家，貓犬互乳其子。州縣上言，遂蒙旌表。乃是貓犬同時產子，取貓兒置犬窠中，取犬子置貓窠內。飲貫其乳，遂以為常，殆不可以異論也。自知連理木、合歡瓜、麥分歧、禾同穗，觸類而長，實繁其徒，並是人作，不足怪焉。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唐同泰

唐同泰於洛水得白石紫文，雲「聖母臨水，（明抄本）水「作」人「）永昌帝業。」進之，授五品果毅，置永昌縣。乃是將石鑿作字，以紫石末和藥嵌之。後並州文水縣於谷中得一石，還如此，有「武興」字，改文水為武興縣。自是往往作之，後知其偽，不復採用，乃止。（出《國史補》，按見《朝野僉載》卷三）

胡延慶

襄州胡延慶得一龜，以丹漆書其腹曰：「天子萬萬年。」以進之，鳳閣侍郎李昭德以刀刮之並盡。奏請付法，則天曰：「此非噫心也。」舍而不問。（出《國史補》，按見《朝野僉載》卷三）

朱前疑

則天好禳祥，拾遺朱前疑說夢云：「則天頭白更黑，齒落更生。」即授都官郎中。司刑寺係三百餘人，秋分後，無計可作。乃於內獄外羅牆角邊，作聖人跡長五尺。至夜半，眾人一時大叫。內使推問，對云：「昨夜有聖人見，身長三丈，面作金色。云：汝等並冤枉，不須憂慮。天子萬年，即有恩赦放汝。」把火照視，見有巨跡。即大赦天下，改為大足元年。（出《唐國史》，明抄本作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寧王

寧王嘗獵於鄆縣界，搜林，忽見草中一櫃，扃鑰甚固。命發視之，乃一少女也。詢其所自，女言姓莫氏，父亦曾仕。昨夜遇一火賊，賊中二人是僧，因劫某至此。含嚙上訴，冶態橫生。王驚悅之，遂載以後乘。時方生獵一熊，置櫃中，如舊鎖之。值上方求極色，王以莫氏衣冠子女，即日表上之，且具所由。上令充才人。經三日，京兆府奏：鄆縣食店，有僧二人，以萬錢獨賃房一日夜。言作法事，唯昇一櫃入店中。夜深，膈膊有聲。店主怪日出不啟門，撤戶視之，有熊衝人走去。二僧已死，體骨悉露。上知之，大笑。書報寧王，大哥善能處置此僧也。莫氏能為新聲，當時號莫才人囀。（出《西陽雜俎》）

安祿山

玄宗幸愛安祿山，呼祿山為子。嘗於便殿與楊妃同宴坐，祿山每就見，不拜玄宗而拜楊妃。因顧問曰：「此胡不拜我而拜妃子，意何在也？」祿山對云：「臣胡家，只知有母，不知有父故也。」笑而舍之。祿山豐肥大腹，帝嘗問曰：「此胡腹中何物，其大乃爾。」祿山應聲對曰：「臣腹中更無他物，唯赤心耳。」以其言誠，而益親善之。（出《開天傳信記》）

白鐵餘

白鐵餘者，延州嵇胡也，左道惑眾。先於深山中埋一銅佛像柏樹之下，經數年，草生其上。貽鄉人曰：「吾昨夜山下過，見有佛光。」於是卜日設齋，以出聖佛。及期，集數百人，命於非所藏處鬪，不得。則詭曰：「諸人不至誠佈施，佛不可見。」是日，男女掙施捨百餘萬。即於埋處鬪之，得其銅像。鄉人以為聖人，遠近相傳，莫不欲見。宣言曰：「見聖佛者，百病即愈。」餘遂左計數百里老小士女皆就之。乃以紺紫紅緋黃綾，為袋數十重，盛佛像。人來觀者去其一重，一回佈施，獲千萬，乃見其像。如此矯偽一二年，鄉人歸伏，遂作亂。自稱光王，（按資治通鑑考異光王作月光王）署置官屬，設長吏，為患數年。命將軍程務挺討斬之。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李慶遠

中郎李慶遠狡詐輕險。初事皇太子，頗得出入。暫時出外，即恃威權。宰相以下，咸謂之要人。宰執方食即來，諸人命坐，即遣一人門外急喚云：「殿下見召。」匆忙吐飯而去。諸司皆如此計，請謁囑事。賣官鬻獄，所求必遂焉。東宮後稍稍疏之。仍潛入仗內，食侍官之飯。晚出外，腹痛大作。猶詐云：「太子賜瓜，咽之太多，以致斯疾。」須臾霍亂。吐出衛士所食粗米飯，及黃臭非濟狼藉。凡是小人得寵，多為此狀也。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劉玄佐

汴州相國寺，言佛有汗流。節度使劉玄佐遽命駕，自持金帛以施。日中，其妻亦至。明日復起齋場。由是將吏商賈，奔走道路，唯恐輸貨不及。因令官為簿書，以籍所入。十日乃閉寺，曰：佛汗止矣。得錢巨萬，以贖軍資。（出《國史補》）

張祐

進士崔涯、張祐下第後，多游江淮。常嗜酒，侮謔時輩。或乘其飲興，即自稱豪俠。二子好尚，相與甚洽。崔嘗作俠士詩云：「太行嶺上三尺雪，崔涯袖中三尺鐵。一朝若遇有心人，出門便與妻兒別。」由是往往傳於人口。崔與崔涯「崔涯」見此

多設酒饌待之，得以互相推許。後張以詩上鹽鐵使，授其子漕渠小職，得堰名冬瓜。或戲之曰：「賢郎不宜作此職。」張曰：「冬瓜合出祜子。」戲者相與大哂。歲餘，薄有資力。一夕，有非常人妝束甚武，腰劍手囊。囊中貯一物，流血殷於外。入門謂曰：「此非張俠士居也？」曰：「然。」揖客甚謹。既坐，客曰：「有一仇人之恨，十年矣，今夜獲之。」喜不能已，因指囊曰：「此其首也。」問張曰：「有酒店否？命酒飲之。」飲訖曰：「去此三四里有一義士，予欲報之。若濟此夕，則平生恩仇畢矣。聞公氣義，能假予十萬緡否？立欲酌之。是予願畢，此後赴蹈湯火，誓無所憚。」張深喜其說，且不吝嗇。即傾囊燭下，籌其縑素中品之物，量而與焉。客曰：「快哉，無所恨也！」遂留囊首而去，期以卻回。既去，及期（「期」原作「其」，據明抄本改。）不至。五鼓絕聲，杳無蹤跡。又慮囊首彰露，以為己累。客且不來，計無所出，乃遣家人開囊視之，乃豕首也。由是豪俠之氣頓衰矣。（出《桂苑叢談》）

大安寺

唐懿宗用文理天下，海內晏清。多變服私游寺觀。民間有奸猾者，聞大安國寺，有江淮進奏官寄吳綾千匹在院。於是暗集其群，就內選一人尚上之狀者，衣上私行之服，多以龍腦諸香薰裏，引二三小僕，潛入寄綾之院。其時有丐者一二人至，假服者遣之而去。逡巡，諸色丐求之人，接跡而至，給之不暇。假服者謂院僧曰：「院中有何物，可借之。」僧未諾問，小僕擲眼向僧。僧驚駭曰：「櫃內有人寄綾千匹，唯命是聽。」於是啟櫃，罄而給之。小僕謂僧曰：「來日早，於朝門相見，可奉引入內，所耐不輕。」假服者遂跨衛而去。僧自是經日訪於內門，杳無所見，方知群丐並是奸人之黨焉。（出《玉堂閒話》）

王使君

王凝侍郎案察長沙日，有新授柳州刺史王某者，不知何許人，將赴所任。抵於湘川。謁凝。凝召預宴於賓佐。王（明抄本「凝召宴於賓佐王」作「王君請司賓吏上」）啟凝云：「某是侍郎諸從（明抄本「從」作「院」）子姪，合受拜。」凝遽問云：「既是吾族，小名何也。」答曰：「名通郎。」凝乃謂左右曰：「促召郎君來。」逡巡，其子至。凝詰曰：「家籍中有通郎者乎？」其子沉思少頃，乃曰：「有之，合是兄矣。」凝始命邀王君，則受以從姪之禮。因從容問云：「前任何官？」答曰：「昨罷職北海鹽院，旋有此授。」凝聞之，不悅。既退，凝復召其子謂曰：「適來王君，資歷頗雜，的非吾之枝葉也。」遽征屬籍，尋其派，乃有通郎，已於某年某日物化矣。凝睹之怒。翌日，廳內備饌招之。王君望凝，欲屈膝。忽被二壯士挾而扶之，鞠躬不得。凝前語曰：「使君非吾宗也。昨日誤受君之拜，今謹奉還。」遂拜之如其數訖。二壯士退，乃命坐與餐。復謂之曰：「當今清平之代，此後不可更亂入人家也。」在庭吏卒悉笑。王君慚赧，飲食為之不下。斯須，踟躕而出。（出《南楚新聞》）

劉崇龜

劉崇龜以清儉自居，甚招物論。嘗召同列餐苦菜饌饌。朝士有知其矯，乃潛問小蒼頭曰：「僕射晨餐何物？」蒼頭實對：「食潑生。」朝中聞而哂之。及鎮番方，京國親之貧乏者，俟其濡救。但畫《荔枝圖》。自作賦以遺之。後卒於嶺表，歸葬，經渚宮，家人鬻海珍珠翠於市。為當時所鄙。（出《北夢瑣言》）

李延召

王蜀將王宗儔帥南梁日，聚糧屯師。日興工役，鑿山刊木，略不暫停。運粟泛舟，軍人告倦。岷峨之人，酷好釋氏。軍中皆右執兇器，左秉佛書。誦習之聲，混於刁鬥。時有健卒李延召，繼年役於三泉黑水以來，彩斲材木，力竭形枯，不任其事。遂設詐陳狀云：「近者得見諸佛如來，乘輿跨象，出入岩崖之中，飛升松柏之上。」如是之報甚頻，「某雖在戎門，早歸釋教。以其課誦至誠，是有如此感應。今乞蠲兵籍，截足事佛。俾將來希證無上之果。」宗儔判曰：「雖居兵籍，心在佛門。修心於行伍之間，達理於幻泡之外。歸心而依佛氏，截足以事空王。壯哉貔貅，何太猛利！大願難阻，真誠可嘉。准狀付本軍，除落名氏。仍差虞侯，監截一足訖，送真元寺收管灑掃。」延召（延召原作焚修，據明抄本改。）比欲矯妄免其役，及臨斷足時，則怖懼益切。於是遷延十餘日，哀號宛轉，避其鋒芒。宗儔聞之，大笑而不罪焉。（出《玉堂閒話》）

成都丐者

成都有丐者詐稱落泊衣冠。弊服縷縷，常巡成都市。見人即展手希一文云：「失墜文書，求官不遂。」人皆哀之，為其言語悲嘶，形容憔悴。居於早遷橋側。後有勢家，於所居旁起園亭，欲廣其池館，遂強買之。及辟其圭竇，則見兩間大屋，皆滿貯散錢。計數千萬。鄰里莫有知者。成都人一概呼求事官人為乞措大。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，明抄本作出《王氏見聞》）

薛氏子

有恭氏二子野居伊闕。先世嘗典大郡，資用甚豐。一日，木陰初盛，清和屆候。偶有叩扉者，啟關視之，則一道士也。草履雪髯，氣質清古，曰：「半途病渴，幸分一杯漿。」二子延入賓位。雅談高論，深味道腴。又曰：「某非渴漿者。杖藜過此，氣色甚佳。自此東南百步，有五鬆虬偃在疆內否？」曰：「某之良田也。」道士愈喜，因屏人曰：「此下有黃金百斤，寶劍二口。其氣隱隱，浮張翼間。張翼洛之分野，某尋之久矣。黃金可以分贈親屬甚困者。其龍泉自佩，當位極人臣。某亦請其一，效斬魔之術。」二子大驚異，道士曰：「命家僮役客輩，悉具畚鍬，候擇日發土。則可以目驗矣。然若無術以制，則逃匿黃壤，不復能追。今俟良宵，剪方為壇，用法水噴之，不能遁矣。且戒僮僕，無得泄者。」問其結壇所須，曰：「微黑三百尺，赤黑索也。隨方色彩縑素甚多，泊几案炉香裊褥之具。」且曰：「某非利財者，假以為法。又用祭膳十座，酒茗隨之。器皿以中金者。」二子則竭力經營。尚有所缺，貸於親友。又言：「某善點化之術，視金銀如糞土，常以濟人之急為務。今有囊篋寓太微宮，欲以暫寄。」二子許諾。即召人負荷而至，巨笈有四，重不可勝，緘鑄甚嚴，祈托以寄。旋至吉日，因大設法具於五鬆間，命二子拜祝訖。亟令返居，閉門以俟，且戒無得窺隙。「某當效景純散發銜劍之術，脫為人窺，則禍立至。俟行法畢，當舉火相召。可率僮僕，備畚鍬來，及夜而發之。冀得靜觀至寶也。」二子依所教。自夜分危坐，專望燭光，杳不見舉。不得已，闚戶覘之，默絕影響。步至樹下，則擲杯覆器，飲食狼藉。彩縑器皿，悉已攜去。輪蹄之跡，錯於其所。疑用微纆束固以遁。因發所寄之笈，瓦礫實中。自此家產甚困，失信於人。驚愕憂慚，默不得訴。（出《唐國史》，明抄本作出《唐史外補》，按見《唐闕史卷》下）

秦中子

秦川富室少年有能規利者藏鏹巨萬。一日逮夜，有投書於其戶者，僕執以進。少年啟封，則蒲紙加蠟，味墨斜翰，為其先考所遺者。曰：「汝之獲利，吾之冥助也。今將有大禍，然吾已請於陰騭矣。汝及朔旦，宜齋躬潔服，出於春明門外逆旅。佛縑帛，隨其年，三十有五。俟夜分往灞水橋，步及石岸，見黃衣者即置於前，禮祝而退，災當可免。或無所遇，即擊鉢以歸，處理家事，當為龜

計。禍不旋踵矣。」少年捧書大恐。合室素服而泣，專志朔旦。則捨棄他事，彈冠振衣，止於春明門外，矜嚴不寐。恭俟夜分，乃從一僕乘一馬，馳往灞橋，唯恐無所睹。至則果有一物，形質詭怪，蓬頭黃衣，交臂束膝，負柱而坐，俯首以寐。少年驚喜，捧縑於前，祈祝設拜，不敢卻顧，疾驅而回。返轅相慶，以為倖免矣。獨有僕夫疑其不直。曾未逾旬，復有擲書者。僕夫立擒之，乃鄰宇之導青襟者。啟其緘札，蒲蠟味墨如初。詞曰：「汝災甚大，曩之壽帛，禍源未塞。宜更以縑三十五，重置河梁。」其家則狀始末，訴於官司。詰問具伏，遂置於法。時李常侍叢為萬年令，訟牒數年尚在。（出《缺史》）

李全皋

護軍李全皋，罷淮海監臨日，寓止於開元寺。以朝廷艱梗，未獲西歸。一旦，有小校引一道人，雲能通炉火之事，全皋乃延而禮之，自此與之善。一日語及黃白之事，道人曰：「唯某頗能得之。可求一鐵鼎，容五六升以上者，黃金二十餘兩為母，日給水銀藥物，大候足而換之。莫窮歲月，終而復始。」李甚喜其說，顧囊有金帶一條，可及其數，以付道人。諸藥既備。周火之日後，日躬自看驗。居數日微倦，乃令家人親愛者守之。日數既滿，齋沐而後開視，黃金爛然，的不虛也。李拜而信之。三日之內，添換有徵。一旦道人不來，藥炉一切如舊。疑駭之際，俄經再宿。久待訝其不至，不得已，啟炉視之，不見其金矣。事及導引小校，代填其金而止。道人絕無蹤跡。（出《桂苑叢談》）

文處子

有處子（明抄本「子」作「士」）姓文，不記其名，居漢中。常游兩蜀侯伯之門，以燒煉為業。但留意於炉火者，咸為所欺。有富商李十五郎者，積貨甚多。為文所惑，三年之內，家財罄空。復為識者所誚，追而恥之，以至自經。又有蜀中大將，屯兵漢中者，亦為所惑。華陽坊有成太尉新造一第未居，亦其空靜。遂求主者，賃以燒藥。因火發焚其第，延及一坊，掃地而靜。文遂夜遁，欲向西取桑林路，東趨斜谷，以脫其身。出門便為猛虎所逐，不得西去，遂北入王子山溪谷之中。其虎隨之，不離跬步。既窘迫，遂攀枝上一樹，以帶自縛於喬柯之上。其虎繞樹咆哮。及曉，官司捕逐者及樹下，虎乃徐去。遂就樹擒之，斬於燒藥之所。（出《王氏見聞》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